

明聖精文鈔

郭柏蔭題籤

伯瀛



岷雲樓文鈔卷九

閩縣劉存仁炯甫箸

諭回民 乙丑四月

諭回民知悉閱稟情詞懇切真心投誠具見悔罪苦衷殊堪  
憫惻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爾回民自祖父以來並  
生並育於覆載之間或世受簪纓或身膺仕版或嘯歌學  
校或効力疆場罔不涵泳聖涯共享昇平之樂查甘肅  
漢民與回民相安已久本無讎隙日前克復固原甘回張保  
隆尙知執挺助陣保護漢民經雷提督入奏荷蒙嘉  
獎予以自新可見回民自可遷善去年陝回馬三元投誠之

後被回逆任老五賊害曾經多大帥入奏蒙

恩賜卹有

功必賞我朝之待爾回民不可謂不厚矣乃自陝西奸回煽虐倡亂以來爾等良回或被誘惑或受脅從或誤信洗回之讒言或構禍於漢團之讎殺膠結蔓延固結而不可解罪在渠魁於爾等良回無與不過一朝之忿置性命身家於不問殊不知螳臂當車自取滅亡之道試觀髮捻諸逆蹂躪江南北將十年今皆身膏斧鑕誅戮無遺爾回民自揣智謀才力能及髮捻之萬一否猶且執迷不悟自外生成其悍可誅其愚可憫本三月杪一役固原僞頭目馬生顏被戮於平羅孫義保伏誅於花池此皆陝西悍賊惡貫滿盈藁衢梟示

作惡降殃已有明驗本將軍奉

命西征體

天地好生

之德布

朝廷寬大之恩敬謹瞻黃宣布

上諭只分

良莠不分漢回寬其既往予以更生不憚告諭再三爾回民亦習聞而親見之矣本將軍入甘以後滾營而進以薄城下爾等但知負隅抗拒不敢臨陣交鋒試問四面合圍大梟獍而小鯨鯢豈能遁九地九天之外亦不忍不教而誅我國家宏開湯網與爾回民共戴堯天乃猶首鼠兩端遲疑不決誠如來稟劫數使然以致生靈塗炭嗟夫肖翹鱗介仁人尚不忍加戕豈心知血氣之倫視蠢蠢竟同草菅亦握重兵者所不樂也今幸爾等天良不昧懇稟投誠是亦天心悔禍

之一機在昔回紇助唐有功社稷爾回民何嘗不可立功郭  
令公單騎見虜棄械歸誠爾回民何嘗不可從善來稟引孟  
獲攻心之說並慮及漢民耕種不時立填溝壑等語可見爾  
等原有深明順逆之人故再往復曉諭爲爾等告蓋行軍之  
道有三曰恩曰威曰信何謂恩爾等良回如果真心歸順先  
遣明白曉事頭目數人前來行轅妥議章程漢民如何釋怨  
回民如何安插再限五日內獻出城池繳出馬匹器械甯郡  
收復決不誅戮一人定當奏明

皇上賞其不赦之罪

咸與自新同遊化字所謂恩也何謂威爾等甯郡一隅卽倚  
靈州爲犄角財力已窮搶掠已盡其餘各路固原蓮花城敗

匪均是釜底游魂鼠竄狼奔自顧不暇豈能當天下之全力  
現蠢爾跳梁 聖明赫怒屢奉 上諭發天下之

重兵撥天下之協餉掃穴擒渠盡勦無赦不日楊總督鮑提  
臺統率勁旅尅期可到與本將軍會勦 天戈所指玉石俱  
焚若再遲延噬臍無及所謂威也何謂信本將軍言出法隨  
信賞必罰生平不肯欺人念爾等均 朝廷赤子豈忍駢首  
盡誅仰體我 皇上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必不逆諸夷  
狄之例今爾等自拔來歸本將軍妥爲安插據情入 奏決  
不食言所謂信也且閱爾四人前稟畏罪匿名原是良回之  
謹愿者懼與匪類爲讎且來稟所稱或爲親而屈或爲宗祧

而計猜疑退縮不敢主張均是實在至情試問陝西煽亂經  
多大帥節節掃蕩其敗挫餘孽竄越甘省其墳墓田廬兄弟  
妻子宗族親戚俱已蕩爲冷煙化爲灰燼言之痛心聞者酸  
鼻當年之桀驁跋扈者至今安在爾等果爲宗祧父母妻子  
計前車可鑒何甘自受其愚此本將軍救民水火之苦心也  
第二稟赫馬兩頭目聯名情詞愈哀切可憫欲求諭降河東  
馬化澂等亦是不能主張意見但馬化澂在靈州爾等在甯  
夏兩不相涉何必觀望甯郡投誠之後不特河東諸回民知  
有可生之路卽口外哈密羣不逞之徒得明理者廣爲勸諭  
自拔來歸永息戈兵同安耕鑿免彌天之大罪爲 盛世之



良民是爾等洗心革面重見天日之時也可不念哉况軍務  
一日不清官兵一日不撤官兵愈增愈多糧餉各省運濟回  
匪愈勦愈少糧食日久愈空今野無青草田畝荒蕪爾等從  
前搶掠餘積糧食必定告匱果何恃而不恐此理甚明不待  
智者而決矣諭到速卽三思須知本將軍仰承 天命  
於聲罪致討之中仍寓除莠安良之意及早回頭毋貽後悔  
凜遵切諭

此稿迅筆疾成不厭詳盡後意見不合改用胥吏公牘百  
餘字姑留之以紀實 自記



代穆春巖大帥復陝撫劉霞仙中丞書

接誦環雲具承肫注前餉銀軍伙等件陸續解到種費盛心  
祇以敵軍待餉孔殷是以疊次專弁持函冒懇計經達到營  
中既患無銀卽餉銀既到而轉運又在數百里之外日日懸  
釜待歛不勝焦灼我軍久逼甯郡城下城大而堅該逆分擾  
平羅三月杪弟督隊親勦斬獲甚夥近又竄入中衛被圍甚  
急正欲裹糧越草地赴援而五月念一日慶石樵因病出缺  
賊又乘隙圍困滿城弟於閏五月初四日會同都帥出隊連  
日大獲勝仗攻破賊圩十餘座敵部將士爭先用命東北賊  
圩已行全燬竭力攻漢城南門以期聯絡該賊勢已窮蹙奈

糧食不繼當此溽暑枵腹荷戈難期踴躍苦喚奈何幸停炊三日嚴催各糧局陸續解到稍資支放而都帥部伍袖手站隊又非弟之所能調遣種種棘手摯愛有素用敢密陳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事權不一迄無成功誠屬不知所措幸接曹蓋臣五月念七日來函知大兵一到不戰而潰中衛解圍距金積堡老巢一百三十里之遙俟辦足糧食月杪直搗金積堡老巢逕趨靈州似此夾擊賊首尾不及兼顧從此一鼓得手昨已馳覆曹軍門矣靈州旣平此地不難得手承詢投誠之說四月初該逆兩稟到敝部黃軍門金山處求爲轉稟語甚恭順議獻出城池器械馬匹銀米未有成數都帥以回情

反覆狡詐難測堅不受降與弟會詞入 奏俞允矣此議遂  
寢該逆亦分竄四路其納餉三十萬戰馬三千匹乃謠傳無  
根之言承 示受降如受敵此事原自不易不勝欽服楊制  
府西來事權歸一於西事大有裨益忽聞奉 廷旨飭赴

直隸以顧畿疆門戶自是先其所急惟全甘糜爛頭緒紛歧  
非總制帥于居中調度難期奏效弟本幫辦客官諸事稟承  
都帥全省稟報不到難以周知而體察情形杞憂殊切陶軍  
門潰勇六七千竄擾西安一敗不可收拾威名大挫安定危  
急逼近省垣而蘭垣又無知兵之將調遣徒見張皇肅州嘉  
峪關相繼失守關外實不可問計續 派陝甘督未知何

人尙須遲延時日幸雷曹兩軍威名尙壯可望合勦得手耳  
至另示以貴體操勞擬於秋初引退現在 聖主冲齡

正賴羣賢夾輔四海正拭目以望 中興加以僧邱殉難

直疆震動以老兄公忠體 國攬轡澄清正臣子臥薪嘗膽

之秋豈忍言東山高臥卽引嫌而論自古君子與小人爭則

小人必勝何者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天道三微而成著姤一

陰始生復一陽始長聖人每扶陽而抑陰自復而臨而泰馴

至拔茅彙征則陽道盛矣况 聖明在上早已牛渚燃

犀勿庸介意豈等五斗卑官無關輕重不妨初衣決計哉仍

願整飭紀綱扶植善類則全陝之福也自來官殘則民窮民

窮則盜起甘省兆禍之源想非一日而轉移之術亦豈無方  
否則武臣戮力而戰諸原文吏貪殘而敗諸室天下事覆轍  
相尋大都可嘆隨筆縷述伏乞鑒裁弟白

末幅議論尤爲正大

松注

未融凝命子思五人并  
群大在百柳樹半蘇  
香四食引燒伐而理  
海開盈其其共煉之



代穆春岳大帥復楊厚菴制府書 岳斌

前泐兩檄述辰下軍情計登鐵掌頃奉賜函肫注知前麾已抵西安從此滾營而進指日功成破竹

眷篤剖符雖古

方叔召虎蔑以加諸益信元老壯猶其智勇超出尋常萬萬也乃猶謙光下逮不棄葑菲愈見休休有容集思廣益令人欽佩已將戎機管見會商後彙復直夫大帥信中不贅抑弟更有說者弟隨征多帥有年從陝入甘竊謂甘獯與髮逆異髮逆志在占踞城池勁悍慄忽易聚易散若臨以重兵禽獮獸薙則急擊可以立破甘獯利在擄掠財穀生於斯長於斯醜類既繁人皆土著深根固蒂誅不勝誅始則漢回猜疑陰

蓄異志陝回從而煽之脅徇從而附之焚掠飽颺視兵威官  
法爲兒戲涓涓不塞遂成江河戕官害民結成死黨城池遂  
不得不占踞非先勦後撫不足以廓清邊境從前患知兵之  
無人近日又患事權之不一甘省文懦武嬉久矣營務廢弛  
吏治模稜倉庫空虛習尙貪鄙上下相蒙寢成積習猝遇變  
故以不教之團練久疲之卒伍制方張之獠寇畏蕙張皇手  
足無措又以兵餉兩竭極力彌縫不言勦而急於用撫養癰  
滋蔓賊膽愈張跨郡連州遂塗炭生靈糜爛不可收拾今幸  
重逢舊雨素仰英風老謀卓識極知仁兄爲第一流威望加  
以師干總制造福西陲則凡熊羆之士莫不願歸節制赤心

任事之吏亦皆樂効馳驅蠢茲小醜不難一鼓蕩平爲今之計旌麾所至堂堂正正由平涼大道逐節掃蕩直趨蘭州以顧省垣根本重地如常山率然之首尾相應運掉更靈其靖遠河狄金縣尤爲逼近省垣相其緩急密授諸將機宜急擊勿失統計貴部生力勁旅銳氣方新合之雷陶曹三軍及敝處甯郡兩軍數逾十萬以此攻敵何賊不摧兵力不可謂不厚矣所患此擊彼竄我軍備多力分疲於奔命但見其紛擾不見其肅清隨勦隨起愈裹愈多遍地皆賊無處不防兵餉幾何反致賊勞而我逸其糧食則刦掠我民人之儲蓄也其軍火則掇拾我庫藏及敗衄之器械也而我軍之轉運製造

反爲借兵資糧之害其費愈絀元惡大憝如靈州之金雞堡  
馬化澂父子狄道之牟佛堤惡貫滿盈罪大不赦掃穴擒渠  
則餘黨可從解散素諗韜鈴在抱成算裕如何處老巢悍賊  
何路進兵奪隘先期約日密授方略同時並舉使賊有首尾  
不及兼顧之勢則疾雷不及掩耳逆賊不足平矣弟局守一  
隅全省稟報不全未能洞悉就甯夏而論以靈州爲犄角甯  
郡城大而堅古趙元昊竊據之巖邑也爲悍賊老巢必爭要  
害漢唐二渠該逆力爭上流足資蓄洩鹿角層層在圍設卡  
通達靈州糧道挖地道則地勢低窪設雲梯則多傷士卒負  
隅抗拒師久無功不勝愧赧且運糧繞越草地幾於懸釜待

炊餉銀軍火仰給晉秦時虞缺乏難期士飽馬騰卽如近日  
固原敗匪數千分擾中衛花馬池定邊阻撓我糧道牽制我  
兵力諸多棘手幸三月杪平羅一役弟親督馬步馳赴斬獲  
頗夥同時花馬池陣斬賊頭目孫義保賊始歸巢不出糧道  
稍通爲甯夏計應請遵 旨迅催雷軍門直趨靈州與

弟訂期合勦可望得手中衛爲省門咽喉現在戒嚴告急弟  
裹糧而行盛夏越草地隨帶水草人馬饑渴恐賊乘疲乏易  
於僨事還以省垣派援爲良策以全省而論東則涇慶正靈  
赴陝之要路南則汧隴文階逃川之要路北則甯夏收復以  
後則蒙古沙漠野無所掠賊將立斃不慮北竄西則平番古

浪只宜督率民團以守爲戰不消再分兵力詢之久在甘省者云有老獬巨憝足也罪在必誅有脅獬或良善被脅或逼於饑寒未必甘心從逆有隨獬漢民被其焚掠無家可歸暫圖苟活有陝獬經陝西敗挫之後窮蹙四散因饑掠食凡此數種殲厥渠魁其餘可分別解散西甯又有撒拉之回有老教新教名目貪而無親莫如以毒攻毒使之自相殘滅至設偵用探出奇反間節靡蒞江南時韜教久欽毋庸弟之曉瀆也近日安定陶軍門勇潰賊勢又張雷軍門分兵協勦未見文報想仁兄相機調度次第設施一兩路得手則合兵奮擊兵力愈厚鼓行而西甘涼聞風膽懾直抵肅州嘉峪關一律

痛勦則內地可清矣夫關外之蠢動不過以我軍不能勞師以援遠耳若內地底定振旅出關聲威所至以勦爲撫不日迎刃而解將見仁兄之功圖麟閣而勒燕然誰不額手稱慶哉至籌糧之法已奉

諭旨動各省之協餉夫增兵則增餉餉銀可協濟而得糧食不可倉猝而辦甘省地瘠民貧加以產糧之區經蹂躪之後十室九空逃亡死徙野無青草糧石所出不足供外來之兵食連年通省已捐麪一千萬石民力盡矣似不宜竭澤而漁敲骨剝膚重傷元氣非仁人君子所忍言其次或派員催解協餉就地以餉易糧因時轉運或破一老巢囤積必多亦可因糧於賊此後擇守令重賢良

懲貪墨崇廉退抑奔競招流亡課農業整營伍簡精銳汰羸  
弱善後各事宜久在文武爲憲者之素優大君子整飭風紀  
羣策羣力擇實心任事者爲之而患未有不弭者改絃更張  
此其時矣若夫布 朝廷寬大之恩 上諭煌煌何

必盡殲醜類痛勦之後如果賊勢窮蹙涕泣投誠亦宜准予  
自新入 告求爲寬宥妥爲安插使漢回釋怨相安耕鑿  
則甘省官民之福也叨在契末敢布腹心伏候裁擇祇請助  
安弟某頓首



代穆帥復雷緯堂軍門 正緒

頃從翁中丞名簡處轉來致中丞一檄備悉軍情近况藉諗旌  
麾節節掃蕩自預望城已抵韋州一氣聯絡莫名欣快現在  
紅柳溝一帶賊巢林立據貴部已派魏統領由甜水堡直搗  
其穴更約翁中丞迅派馬隊馳至定邊督率段副將併力進  
勦具見韜鈴在抱洞中機宜所有扼要佈置規畫情形瞭如  
指掌不日由惠安堡逕趨靈州不難一鼓蕩平欽佩奚似昨  
接曹軍門五月二十七日來函知中衛困急曹軍赴援尙未  
渡河賊不戰而潰卽日解圍不勝欣慰曹軍門料理數日卽  
直攻金積堡老巢迅取靈州計與貴部各軍先後適合而弟

處三面夾擊全仗聲威所至甯靈大股可一律肅清矣滿城慶石樵將軍於五月二十一日因病出缺賊乘間圍困滿城弟於閏五月初四日會同都帥馳解滿城之圍連破賊圩十餘座東北賊圩盡行平燬現在東西北三面合圍不能鬆勁回營惟糧食不繼當此溽暑枵腹荷戈停炊三日實深焦灼幸嚴催各分局陸續運到支放稍資目前趁此賊勢已蹙我軍四面雲集所望大纛早臨則可收全勝相隔較遠尙祈時惠教言以匡不逮肅請助安

白骨塔小引代

橫城爲甯夏入陝孔道同治四年回逆不靜擾我邊疆都穆  
兩大帥奉命出征師薄城下蠢茲小醜負隅抗拒尙

稽天誅糧餉輓運絡繹於道而橫城實當其衝維時營

總豐都護紳實董輓運之役襄事維謹某奉檄供差凡解餉  
運糧往來輒過橫城道旁白骨纍纍目不忍觀旣而謀之都  
護請合力捐資砌塔埋瘞都護曰諾吾輩之責也鳩工庀材  
聚甗甓若干不日而塔成遂舉瘞焉夫大兵之後必有疾疫  
今頓兵城下久攻不克野無青草室鮮蓋藏轉徙流離餓莩  
載道甯之民何不幸不死於兵不死於疫不死於歲而死於

饑寒者亦復何限每當煙月窈深風日慘淡閒關匹馬歧路  
裴裒而見夫黃沙蔓草青燐白骨狼藉於猩鼯跳踉之鄉狐  
兔縱橫之窟傷心觸目尤往來之仁人君子所惻然而動心  
者也是役也豐都護之力居多謂曰盍求有道而文者記其  
緣起年月以示後人俾隨時檢付塔中毋令暴露則掩骼埋  
齒好善者諒有同心其有坍塌損壞續爲修理亦來者之責  
也其定邊花馬池一帶聞風而起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費省  
而功鉅倡之者當不乏人至於另籌經費爲永遠清明中元  
楮幣之費則俟諸異日云

悽愴處如讀吊古戰場文

崧注

代穆帥致陝撫劉霞仙中丞書

再密啟者弟才識淺陋惟服善之心出自天性記曩勦蔡啓  
兩逆時追隨老兄高才卓識和衷商酌諸事無不順手入甘  
以來弟兢兢以舊屬之禮事都帥諸事稟承冀無隕越行軍  
之道以集忠廣益爲第一義卽廢員老卒苟有可採亦慮虛  
受毋論幕僚部領才識更有過人者執兩用中舜之所以爲  
大智也多疑則闇自用則偏畏事則憙違衆則昏弟雖幫辦  
爲國家大局起見亦應少參末議奈都帥老成持重慎于  
進取難以盡言卽如四月間議撫一役回子三次具稟在敝  
部黃金山鎮將投誠靈州亦在敝糧台國文委員具稟言極

恭順隨出諭順其機而利導之願繳器械馬匹銀米獻出城池將有成議隨令曹牧入城觀其跪接投誠市井安堵漢回無猜婦女熙熙顛懇太平且城大而堅糧食充足未易攻取卽眞僞不可知難保反覆然城池旣獻我以重兵鎮撫之派地方官入城靜撫得循良賢吏辦善後事宜則操縱之權由我何憚而不爲其所以然者我軍虛實回子皆知不如我之偵探不實彼時雷陶曹各軍方銳無堅不摧楊鮑二軍先聲奪人號稱一二十萬賊已膽落因利乘便不旬月間甯靈一律可望肅清然後合諸軍全力鼓行而西聲威一氣關外不足平矣不知都帥何意堅不受降豈敝部投誠相形見絀邪

抑回情叵測懼其不可收拾邪不得已隨同會銜入 告

既不受降卽當用勦餉竭糧置師老力疲不撫不勦頓兵城  
下壯士爲之短氣懦夫爲之動色部領爲之寒心智傑爲之  
扼腕失此機宜鮑軍潰師于湖北陶軍潰勇于安定近則雷  
軍金積堡失利賊勢又張賊膽愈壯撫議不必言矣卽平番  
滿城二役弟會同督隊敵部奮勇陣亡設都部肯出一旅接  
應亦可聚而殲旃乃臨陣衝鋒都部則退縮居後奏功行賞  
都部則列薦居先衆目昭彰其何以服敵部將領之心而鼓  
敵愾之氣棘手情形難以枚舉現勦不成撫不成撫並防  
亦不成防進退維谷有幫辦之名無和衷之實爲之奈何且

懸釜待炊買糧不繼均在蒙古數百里以外極力催促日虞  
譁潰轉眴黃河凍結士卒多南人歸志素切加以邊塞苦寒  
衣不蔽體軍無宿糧卽口惠拊循當飢寒交迫之時雖慈母  
不能得之于其子勢必譁潰咎將誰歸而陶曹雷新挫之後  
器械軍火全行遺失糧食亦屬萬難主客勞逸之形顯而易  
見憂心忡忡不知所措鄙意甯靈大局將來與雷曹合謀能  
痛勦一番其勢必用撫收局蓋人皆土著誅不勝誅 上  
諭煌煌亦不責以盡殲醜類故前致楊督書以知兵無人事  
權不一泛論天下事微露其意不知楊督總領師于通籌全  
局作何設施必有神算叨在蘭契敢布腹心弟年力尙強留



此事權不一無益于公不能爲 宵旰分勞效力罪咎難寬  
况吉林黑龍江六起馬隊皆弟舊識部曲駕馭較靈可否密  
商揆帥奏調弟前往山東効力帶領馬隊再金都護順謀勇  
兼優和平穩慎亦調前往於公有益至此地專意用勦權歸  
都帥則可聽其獨當一面勦辦穎翁亦舊交可以此書同閱  
可否指教爲幸弟賦性蠢愚實爲大局焦急非別有嫌隙也  
弟某白

朱子曰

此乃正心誠意之功。雖曰發見於心，然其於此心之體，固已  
有所謂性理者矣。所謂性理者，即所謂天理也。此理之在人心，  
猶如明珠之在匣中，雖未嘗不光明，然其於此心之體，固已  
有所謂性理者矣。所謂性理者，即所謂天理也。此理之在人心，  
猶如明珠之在匣中，雖未嘗不光明，然其於此心之體，固已  
有所謂性理者矣。所謂性理者，即所謂天理也。此理之在人心，  
猶如明珠之在匣中，雖未嘗不光明，然其於此心之體，固已  
有所謂性理者矣。所謂性理者，即所謂天理也。此理之在人心，  
猶如明珠之在匣中，雖未嘗不光明，然其於此心之體，固已

岷雲樓文鈔卷十

閩縣劉存仁炯甫著

甯夏善後事宜條陳稿

代甯夏太守作

一捐輸糧石暫救目前兵糈

甯郡五屬素稱富饒額設重兵爲雄邊重鎮計額征之糧三分取一以養兵而縣倉之積儲自裕也自遭兵燹倉庫一空田畝荒廢流亡死徙盡去其鄉今雖收復經年河道淤塞渠工修而復決復業稀少中衛收成較好而地當孔道用費較繁靈州盡是回民自投誠以後田廬無恙耕種依然五年議捐糧五千石由回員馬化澂經手全撥大營

兵餉平羅城垣雖然完善以渠水未沾窮民不能復業荒蕪滿目曠無人煙夏朔甫經收復荒地居多故五年靈州中衛捐糧撥供大營及本城兵食夏縣捐糧六百餘石朔縣捐糧二百餘石平羅捐糧聽從民便折制錢一千一百餘串均發給本城兵食報明立案既不能收額征之糧自不能養額設之兵而額兵早已缺伍逃亡現存屯防城守爲數無多不過暫時捐輸以濟兵糈本年六月初一日奉署督憲將軍穆札開業已奏明立案通飭各屬州縣刻卽查明本年額征糧石約可征若干撥給甯夏鎮標綠營兵糧若干接濟直晉官兵聽候撥用若干趕緊詳報毋稍延

悞特札奉此伏思地方蹂躪之餘餓莩載途流亡未復辛苦災黎救死不贍屢次哀懇詳請督憲仰求 天恩

豁免錢糧今雖不敢力求豁免亦斷不能如額開征既不  
敢輕議緩征又未可暫緩兵食查今年渠工完竣水已達  
稍夏朔平均霑水澤而得水較遲流民逃在口外復業稀  
少荒地尙多修渠之費數千金亦屬借資民捐籌辦搜及  
窮簷下戶奉令嚴急民力萬分不支茲將實在不能開征  
情形詳請憲示准令各屬仍照去年章程暫行捐輸以濟  
本城綠營兵食亦斷無餘力再濟直晉官兵口食俟秋收  
捐有成歛報明查放撥給何營庶於催科之中仍寓撫字

之意一兩年後元氣漸復荷鍾成雲必使野無曠土人皆歸業然後照額開征而額設之兵補還故額兵食既足倉儲亦豐則地方日有起色矣

一稽覈兵數務期糧歸實用

古者因田制賦因賦出車非兵無以禦侮非糧無以養兵自遭兵火兵既缺額民亦逃亡田則荒蕪糧何所出陳因既匱儲積其空就目前權宜之計以些微抽捐之糧養零殘缺伍之兵數略相當原堪敷衍雖非久安長治之規亦無啼餓號寒之苦當事者諱言其弊既不能破除情面稽覈實數又不敢顯違定制徒載空名尺籍有兵訓練無兵

虛糜有兵守禦無兵有兵之名無兵之用良可浩嘆現在  
回衆投誠人心甫定議者謂宜募兵復額以資鎮壓况本  
境不無奸宄鄰封尙多跳梁增兵固憂時之良策顧增一  
兵卽增一兵之糧餉今者協餉不至司庫旣仰屋而嗟額  
糧難征縣官復束手無策历年積欠糧餉盈千累萬無計  
補苴上下相蒙彼此推諉司庫諉諸縣官則曰該令設法  
籌欸縣官計無所出則曰卑縣極力勸捐哀此災黎幾何  
不敲骨而吸髓也近日官非久任委署者不及一年胥吏  
不免奸欺甫悉情形隨卽交卸難辦之事則委諸後官談  
吏治者以爲傳舍苟且彌縫岌岌有不終日之勢營弁劫

制文員往往藉口於饑寒交迫枵腹荷戈連年雄郡大鎮  
率多闕糧不睦鼓噪有餘捍禦不足當事者故示包荒不  
敢窮詰究治總以辦理不善咎歸文員其始因貧而生惰  
其繼因惰而生驕武備廢弛綱紀隳壞職此之由中間浮  
冒者其弊一侵漁者其弊又一習爲固然久不爲怪猝有  
邊警內則藉資於團練外則求助於客兵而額設之兵反  
彫耗殘缺而實無所用夫團練之糗糧衣甲旣足以耗民  
財客兵之車馬芻茭又足以耗民力是重困吾民也然不  
特民困而兵亦困掛空軍籍旣不能遁之他途貿易以餬  
口而按季關支糧餉不能到手仰事俯育無補饑寒挨月



窮年苟延殘喘器械衣甲馬匹火器一切蕩然自不能責其訓練以垂頭喪氣待斃之殘生爲游手坐食之窮民而望其奮勇爭先舉旗斬將爲疆場出力勢必不能不特兵民交困也而官亦困公帑旣無可挪移民財又焉能搜括灰燼之餘扶犁耕種災黎辛苦而力諸原悍弁酣嬉而享諸室尙且號呼怒詈日與縣令若不戴天之讐吁亦已憊矣上之人尺符寸檄盛氣相加動以不得貽誤兵精爲恐嚇守土者豈能點賀蘭之石煮黃河之水以養此空名無用之悍將驕兵哉時事敗壞可補救而不敢盡言可爲痛哭爲今之計汰老弱簡精銳稽浮冒禁侵漁缺額不必補

實數有必稽使養一兵必得一兵之實用而營將以尅扣  
侵吞爲分所應得斯言一出於營將大不利必危言炯喝  
多方掣肘以刼制大府非才德兼優力任天下事之賢大  
府卽洞見癥結亦以格於成例不敢輕議汰兵上達

天聽積痼愈深受病愈烈而終難救藥昔阿文成曾任  
陝甘督乾隆年間常力爭不復名糧嘉慶

聖訓稱

阿文成爲老成謀國今縱不能據實入告而權宜變通  
則大吏得以自專者也甯郡初復暫無可虞慎選賢守令  
以培養元氣毋擾民爲第一義地方官推誠布公以漢回  
爲一體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亦無形之勁旅消患

於未萌者也爲大府計下一令曰諸將目擊支絀共體時  
艱遞年蒂欠糧餉數十萬一筆勾銷不必議領自今日始  
實覈兵數勿飾虛文勿拘成例以現有之糧養現存之兵  
嚴飭地方官通核本年秋收若干留三分之一以養兵一  
分以供縣中廉俸口食公費敢捏報者嚴加參罰則文武  
官均無偏枯又各顧考成各愛功名而知自重又劃出將  
弁廉俸若干兵丁關支季糧若干則侵漁尅扣之弊絕譬  
如糧石所入可養一百名之兵計一百名終年之糧餉務  
照原制足數支發遞年贏餘略爲添置衣甲馬疋然後可  
責以訓練糧餉旣足衣甲旣備士飽馬騰營將以時演練

約束兵貴精銳餉不虛糜雖曰百名皆勁旅矣較之虛籍無用之千名不翅霄壤卽猝有小警兵力單弱不敷在外堡寨分防屯守臨事召募團勇輔以民兵亦足以暫救目前事畢則民團可散幸而二三年安靜無事元氣漸復耕氓復業商販疏通糧數可復故額歲入有增則額兵逐年議增而原額亦復兵民兩便屹然爲西陲重鎮焉此法明白簡易坐言起行語云琴瑟不調則改弦而更張之何必以狂夫之言而忌其轉喉觸諱哉

一暫留客兵以節糧糈暫議屯田以充邊費

甯郡初復固宜募兵鎮守查甯夏鎮標原額兵八千有零

現在郡城內隨鎮道之兵百餘名巡查防守不敷分布又  
甘涼肅兵百餘名分紮距府城之四十里橫城地方實形  
單薄以二百餘名之兵左支右絀糧則取諸夏朔二縣之  
捐輸餉則取諸各口抽收釐金項下尙且勉強支持若驟  
復原額糧餉鉅款斷無所出况壯丁彫殘新募之兵坐作  
進退不諳紀律衣甲器械軍裝火藥一切製造非重金不  
可莫若暫留客兵馬隊一千名步隊二千名擇令謀勇素  
著武職大員管帶或駐紮甯郡或分紮要害務須聯絡一  
氣以防姦宄以稽游匪以護餉道以鎮人心主兵從而輔  
之星羅碁布則疆圉以安其餉糈仍照現辦章程由山西

歸化城源源接運不由甘省支給其衣械軍裝不勞添置其營伍紀律素所明練較之新募尤爲得力俟一二年後額征可收則額兵可復客兵議撤而主兵可增糧餉有資則防守兩便此目前暫省餉糈之利也惟客主之兵更須和睦勿相侵暴不准帶兵官干預地方官一切詞訟公事俾事有專責權有獨歸兵勇犯法交地方官判斷與庶民等帶兵大員不得恃勢左袒則兵民俱安矣更於馬步隊之中抽五成訓練守禦巡邏及偵探各事宜以五成兵暫令屯田則邊費日充久之亦不仰食於協餉卽滿營綠營之兵亦可做照此法以五成兵責令屯田議者曰此古法

不可行於今迂儒不達時務之見也固知議格不行而良法美意俱在請申論之議者謂客兵人非土著設辛苦耕作將及收成征調他往則利無所得而不知官代收租而償其直則客兵樂從矣又謂屯田利薄除牛力籽種之外獲息無幾綠營滿營向來坐支糧餉不勞操練誰肯習勞屯田此狃於故常之說上之人誠督率行之則無不用命試定屯田之法現在各屬絕產廢地極多渠水已到有地無人耕種卑縣親身封水查地目觀而非耳聞墾田之令到官領帖願種廢地者借給牛力籽種本年收成後有本主准原主收回以二八均分明年本主願招租者聽其與

本主交租絕業俟三年後實無本主承認到官報明願納價到官承買官與執照永遠爲業或到官承租官亦與執照爲憑不准私典私賣每年收成除還牛力籽種外再按畝完納官糧照例外凡耕廢地絕業者另納官租以二成歸官另儲營中一官倉慎選勾稽出納不准侵冒不歸縣倉經管另儲爲兵餉之用或衣甲器械軍火據實報銷其八成該屯兵入己自贍官借本而私獲利何樂而不爲且邊氓習惰專賴渠水一種之後棄而不顧聽其長成計一歲之中下種旬日薙草旬日收穫旬日不過月餘日之勞耳是一時務農而三時尙可講武於訓練仍是不廢次年



則輪流戍屯更換以均苦樂屯田之兵向支月餉仍與防守之兵減半支給不扣則屯兵更爲喜躍廢地不至拋荒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力之所施自然之美利出焉兵亂數年沃土久荒收入必厚此定理也詢之輿論唐渠受水曰老戶田每畝以斗二升起科每畝地力厚者可收一石五六斗及一石一二斗不等較之新戶田每畝可收五六斗則舊例五六升三四升納糧者相去懸隔矣屯兵獲利一年則願耕者衆隙地必搜求而野無曠土矣因田致富則不思歸雖客兵本非土著近有單丁成家甯郡者不少若議撤客兵之時其不願回故土者准其報官註冊收入

綠營改爲屯兵彼既有家室田廬之戀自不至游騎無歸散爲游勇擾害則屯氓亦勁旅矣收入旣腆其家屬願來許本貫給牒而送其來甘此安頓客兵之法也至滿營綠營旣藉口於乏食而不時加操練又不肯應屯田坐食糧餉遲支缺發則結黨鼓噪是游手之惰兵不肯屯田者治之以法導之以利則無不用命此教主兵滿綠營屯田之法也現甘省遍地蹂躪荒地無人耕種大兵所至次第收復但千里運糧越磴口包頭花馬池轉餽而前步步設局如此其艱難萬狀今若大兵駐蘭轉運數千里設緩不濟急譁潰可虞卽如期而致勞費百倍又連年蘭價異常昂

貴近日稍減斗米尙值價銀十三四兩餓莩塞途非常災  
難甘涼產米之區米價比蘭州爲尤貴商販裹足不前地  
方官征收折色每石折制錢四十八串而民間連年輸納  
如額此何以故蓋民價售值更貴於官價故民間情願折  
色納官現在涼州五屬全收折色折色愈多本色愈少是  
州縣官獲利而窮民受困也無恥官吏鑽營奔競視爲膏  
腴之地以肥其身家上之人亦以爲美缺也色色苛求有  
詢之者則曰若不折色何以奉上辦公古稱包苴賄賂苛  
派硬攤諸弊政交集於一身卽有廉明幹強之吏不勝掣  
肘自困久之亦依樣葫蘆矣太平時尙損元氣况兵荒之

後上下嗜利無厭置大局於不問非所謂培克在位耶爲  
賢大府計下一令曰通省耕種之區徵收本色入倉酌留  
二三成折色辦公革去一切陋規需索浮費大法小廉則  
貪吏無可藉口其餘隨土宜盡收本色敢私收折色者官  
吏則奏叅監追責令賠償永不復官本管上司扶捏受賄  
者從重參辦失覺察者離任着追補完復官法立令行則  
倉儲自裕現蘭州大兵駐紮若不設法疏通糧道可虞靡  
細計此時剿撫兼施狄河等縣負嵎尙多重兵一時不能  
輕撤亟宜嚴飭州縣實收本色以裕軍糧如果倉有餘糧  
隨地行師隨地有糧不消轉運內省帑運外省民輸不特

裕民足國而士飽馬騰用兵尤易制勝刻下夏糧將熟近郊處派兵防護收割恐賊來抄掠割完則野無所掠通省主兵滿綠營以明春爲始倣照甯郡辦法以五成兵屯田此良法也甯郡夏秋愈期明春似可舉行惟兵民屯田雜處不准強凌弱衆暴寡田土爭訟仍聽地方官秉公明斷營將不得袒護以長刁風試行三年邊儲日裕於常賦之外征收以充兵餉卽公費亦可開銷另儲一倉不入正供倣常平倉遺意以濟凶荒水旱之不虞亦良策也行既有效彼時入告定章屯田美利古之人有行之者不一而足自趙充國廣營屯田於金城期年之間先零坐斃曹操

征伐四方屯田積許下墾荒積穀無遠運之勞諸葛亮與魏將嚴拒乃從容渭濱分兵屯田司馬懿畏而卻避鄧艾與吳爲鄰開河渠溉田通於江淮大爲伐吳之利歷代之法寢備詳於明張鍊屯田議可索而稽也昔唐德宗問李泌復府兵之策泌告以屯田之利卽日行之易疲敝爲富強明效大驗如此豈古法之不可行於今哉特措置規畫難得其人耳總之倉儲未實折色萬不可收額征未復額兵萬不可增文吏旣責以收現糧更應請督憲飭下五屬營將嚴覈兵數因糧養兵不准侵漁浮冒違者從重議罪大旣法而小亦廉營政方有綱紀與其增兵而乏糧餉不

如隨糧以養精兵與其空名之兵而耗糧不如有用之兵而節糧數年後地闢民富再議增兵未晚也而屯田爲裕食急務姑備采擇

一清查絕產量給無業之戶並分別變價以裕經費之窮

甯郡五屬土地沃饒房屋稠密園圃木植極繁自兵燹之後房屋場圃俱遭焚燬零殘椽料樹木曠野渺無居人去後復業大半回民先佔居住近有漢回奸民偷折房屋私販木料口外射利者並有販賣婦女出口者雖地方官嚴拿禁止而告發者少包苴者多此風未息殊堪痛恨惟田地則依然無恙王政從清經界始議者有謂宜通飭所屬

逐一清查實係絕業無論漢回一概歸官但清查之法頗難一縣管轄綿亘二三千里古千乘諸侯之提封也又有簿書期會刑名錢穀之煩焉能以一人之身經年累月周歷各鄉履勘丈量勢必遴選委員非數賢員不能集事文職佐貳賢者不易得武職則萬不可委憲札到手非刦制印官卽魚肉小民弊難枚舉然則委員之車馬人役周歷累月公費將何所出將責之印官乎既責以清廉又重以賠累無是理也且寇亂初平數百里渺無人煙卽敝縣今年封水一役頽垣破廟棲息其中減省從役三五人上道自備飲食勞而且費親嘗其苦况委員亦不能獨理也勢



必責之堡長公正戶民書役舉報中間匿報影射占種包攬各弊更僕難數或冒認已產或張冠李戴或捏種爲荒或縮丈作尺按之舊冊吏胥奸欺弊混全不符合非破除情面澈底清查誠難爲力今年民人大半死亡未盡復業不如就現種之田暫令堡長開報捐助兵精明知不盡不實查已無及俟冬水能灌來春歸業必多按戶畝認真稽查方有頭緒而匿報之弊尤難始則回民匿報繼則膽敢抗糧回民狡詐得步進步是其故智恩施不可太過漢民之刁者亦復效尤隱匿過半地方官力難獨理請員分查委員先有調劑之成見在胸百弊叢生難以究詰縣官既

困於賠累小民復苦於誅求因循隱忍而不敢發近日回民尤肆行無忌地方官輒作五日京兆想誰肯執法如山轉冒激變之罪此姑息包荒之過也議者又謂有丁無地之家准其計口授田耕種絕業輸租於官願買納價於官所入租息價銀儲爲公費房屋塲圃亦然經費原有裨益其實治法須有治人非空言也

一詳查戶口嚴立保甲

甯郡五屬自同治元年閏八月起迄今漢回萬民死於水火刀兵疾疫凍餓者不少其間漢民比回民損傷尤多戶口不及從前萬分之一應通飭各屬細查各鄉分別漢民

回民客民詳注戶口編立保甲不令窩藏盜賊匪類向日  
雜處漢回之地各歸各業不准山堡瘠苦之民覬覦水堡  
之豐腴擅自遷移佔踞並漢民霸佔回民田房回民霸佔  
漢民田房以及妻室子女地方官斷歸原主盡法嚴究則  
奸宄潛消而丁糧亦有所稽考一以貫之矣向來辦保甲  
者虛應故事成法具在患在行之不力耳况亂後事事掣  
肘地方官奔命不暇因循敷衍苟安目前所謂有治法無  
治人也

一 遴派委員宜籌公費

清查田畝糧冊戶口保甲絕業各事宜頭緒紛繁不能責

縣令一人獨司其事勢必遴委妥員地方遼闊寥寥二三  
賢員不能集事尙有隨從車馬人役費將何出夫王道本  
乎人情無論候補印官及閒曹佐貳能責其洗手供職不  
能責其枵腹從公况曠日累時勞而且費則公費宜籌也  
今必尺符寸檄唯地方官是問虛聲吶喝則亦虛聲粉飾  
而已天下事墮於彌縫者皆是也現支絀無款可籌擬於  
絕產變價曠土招種收租屯田收糧各項下劃充公費則  
事易辦

一查報殉難

忠孝節烈天地之正氣生人之元氣也無正氣則生人之

道息禍亂以來被脅不屈全家殉難者不少貞魂毅魄照耀日星年久湮沒無以勸善亟宜飭各屬教官紳士確查到縣彙詳不准吏胥索費分文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

一興修壇廟

議者首策興修原是正理今春重修 文廟煥然一新

分攤五屬皆民力捐助已費數千金若以次遞修窮民力將不繼古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聰明正直者也無不以保民爲務今列爲一條俟一二年逃亡復業再議舉辦

一 慎選牧令

牧令爲親民之官古自閭胥比長以達鄉遂大夫詳於下而略於上牧令得人一府一州一縣治層累而上則一國治天下治矣天下者州縣之積也詩曰秉國之均均平也苦樂均則無北山之嘆而又因材器使鼓舞裁成則人才輩出所謂因地擇人不因人擇地也

同治六年六月承乏平羅因公上府甯夏李太守促爲擬稿寓齋連夜撰六條末三條尙未暢發次早索稿甚急閱後病其痛切發胥吏全行刪改寬泛文字於善後毫不着癢立卽通詳嗣列憲通飭各屬奉行余在平羅奉札始知

前稿緊要眼目踏實議論盡行改換方悟當行出色文字  
不貴直言諱疾忌醫余滋愧矣歸田檢殘稿抄出不忍枉  
費苦心而情景歷歷在目云 同治十一年三月晦自識

官文書宜另編錄

圖讀

詳明確實展布優裕

林香溪讀

老謀碩畫經國大猷

崧注

本學問爲經濟洞見根源果師此法而行之眞救時良策  
也 型謹識

同治七年

同治七年

同治七年

同治七年